

沈舟著

社會的事故



光華書店發行

事故的會社

書 舟 沈

社會的故事

SHEHUEID GUSHY

SHEN-ZHOU ZHU

一九四八年一月
在天津印製
初版發行三千冊

著者：沈祖堯
出版者：新亞出版社
發行者：新亞書局
總經理：新亞書局
地點：新亞書局
印：廣東省立新亞書局

No. 120 D.0001—8,000

目次

從石塊裏看社會……	一
女人的世界……	四
第一次大革命……	六
真正的平等……	八
依羅海……	十
原始共產社會的崩潰……	十二
不平等的開始……	十四
會說話的牛馬……	十六
羞辱的道德思想……	十八
好聽的名號……	二十

又跨了一步

四

慶祝

三

點頭搖水木匠

二

一虛驚

一

打鹿服和救大醫

三

花不善好

五

多謝妙處劇本

六

目的是在賺錢

四

大魚吃小魚

六

瘋狂病

四

靜坐罷工

五

傀儡戲

五

讓我們來製減它吧

從石塊裏看社會

賽因斯先生的眼前，擺了一箱子的石塊。旁邊站着一位小朋友，說：

「這些石塊，能够回答你的問題呢。」賽先生說。

「你說謊，石塊會知道社會的情形嗎？」小朋友說。
「你不要瞧不起這些石塊，它們是最古的時候，幫助人們掙飯打野獸的傢伙呢。你瞧！」賽先生一面說，一面把石塊一塊塊的拿出來。
「這是石斧，這是石鎌，這是石刀，這是石磚。……從這些石塊的上面，我們可以看出最古的社會——原始共產社會的情形。

「最古的時候，我們人類，是很可憐的。他們所過的生活，和野獸差

不多。沒有房屋住，沒有衣服穿，也沒有飯吃。他們只是一個拾荒者，採一些果實，飽飽他們的肚子。但是，還時時要餓肚子，時時要給野獸拖去。

「他們爲了防備野獸，於是，大家集合起來，一塊兒生活。二三十人一羣，三四十人一隊。遇到野獸的時候，共同抵抗。

「這些石塊，」賽先生指着石塊說：「就都是他們抵抗野獸的傢伙。他們靠了這些傢伙，捉到小野獸，打退大野獸。

「你瞧，」賽先生從抽屜裏拿出一幅圖，「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情形。

一大羣人，集合在一處，打那隻野熊。打死了之後，就大家平均分着吃。

「所以，他們的生活，是非常平等，每個人都要去勞動。每個人都可以分到食物。……」

「假如有一個懶蟲，他不去勞動呢？」小朋友問。

「不會有的。不去勞動，肚子就只好餓，因為當時生產貨物的傢伙只有這些粗陋石塊，根本生產不出許多貨物；所以，不要說一個人不能養活兩個人，就連自己也保不牢餐餐有。因爲這樣的緣故，誰也不敢懶惰。」

女人的世界

「不過，在這社會裏，男人所做的事，和女人所做的，却並不相同。女人大都是領了孩子採果實，男人大都是出外打獵捉魚。

「但是女人的權力，却大過男子。每一個男子，都要聽女人的話，正像現在的女人，都要聽男子的指揮一樣。

「什麼道理呢？」一句話，因為男子都要靠着女人吃。」

「怎麼，男人靠女人吃？」小珊瑚不相信。

「不錯。你想想看，男人帶着用石塊做的傢伙，一天能打多少野獸呢？靠不住。野獸厲害得很，說不定會落空。女人呢，有把握得多了，每

天總能採到一些果實。而且，她們因為天天在採果實的關係，還有了一個大發明。這就是說，她們發明了種植。

「她們在採果實的時候，把果核丟在地下，過了不久，她們偶然看見果核發芽，偶然看見它開花，偶然看見它結實，於是想到了種植。使每天的生活，可以比較有把握些。每天不一定能打到野獸的男子，便只好靠着女人生活了。」

「而且，在那時候，還有一件奇怪的事情：每個小孩子，只認識媽媽，不認識爸爸。因為在那時候，每個女人，是每個男子的妻子，每個男子，是每個女人的丈夫，所以，生下來的孩子，要知道是哪個男子的兒女，根本不可能。」

「因此，女人就占了上風。」

第二次大革命

「我的媽媽，要是生在那樣的社會裏，就不會天天給爸爸打罵了。」小朋友想起了媽媽的苦楚。

「那時的女人，一賽先生彷彿沒有聽到小朋友的話。「却並不壓迫男子，雖然占了上風，可沒有打罵男子。」

「為什麼女人不能一直占上風呢？」小朋友很想媽媽占上風。

「這個嗎？因為到了後來，女人的生活，要靠男子的關係。
剛才說過，男子是天天打獵的，因為天天打，所以，打獵的本事，也慢慢學大了。有時候，他們覽可以打很多，一時吃不完，或者捉到了小

野獸，便留養下來，就這樣，慢慢懂得了養野獸的方法。自己的生活，可以不必再靠女人。

「另一方面，因為發明了耕種和畜牧，一人勞動，就可以養活兩個人了。這就是說，生產貨物的本領大起來了，於是打仗時捉來的俘虜，便不再殺死，留養下來，叫他們幫助耕種了。」

「所以，到了這時候，女人的上風，就無形之中，給男子奪去了。」

真正的平等

賽先生的話，一直沒有停。

「但是，女人變成男子的奴隸，是在以後的事，最古的時候，換句話說，就是在原始共產社會裏，說起來却是平等的。」

「他們集合在一起住，凡是同一個祖宗的，都同住在一起，這就是所謂『氏族』。」

「氏族裏面，有首領，有酋長，都是全氏族的人，共同選舉出來的。男人女人，都一樣有選舉權。如果那首領不會辦事，酋長不會打仗，大家可以把他換了。」

「至于氏族裏面的財產，也完全歸大家公有，生產的貨物，大家均分，誰也不能獨吞。」

「所以，在原始共產社會裏，是一個什麼都平等的世界。」

說到這裏，窗外的電燈放光了，小朋友也就別了賽先生，獨自回家去。

依雅海

「依雅海，雅荷海，

喚起鋤頭來革命喎！」

無線電正開得響。小朋友溜進了賽先生的屋裏。

賽先生將手一擺，自己又輕輕打着拍子，依舊聽那無線電。大約五分鐘之後，鋤頭舞唱完了，賽先生才對小朋友說：

「今天來講依雅海吧。」

小朋友的腦裏，起了一個大「？」——依雅海，什麼意思呢？賽先生彷彿看穿了似的。

「俄雅海，是原始共產社會中的人們還不會說像樣的話。他們只會喊，只會叫。說話是到後來才學會的，在生產貨物的時候學會的。」

「譬如要打豬去了，他們必須有一個招呼，于是，直着喉頭，模倣一聲野獸的叫聲，這就算是打獵去的意思。砍樹的時候，一定有呵呵呵呵的聲音，這聲音就當作了砍樹的意思。」

「你見過抬大石塊的工人嗎？他們五六個人，合力抬一塊大石，在一步一用力的時候，胸部起了震盪，自然而然，嘴裏發出呵囉呵囉的聲音，彷彿操體操時的口令，使他們的步調合齊來，抬大石省些氣力。這些叫聲，爲了有這樣的用處，所以一天發達一天，變成像樣的話了。」

原始共產社會的崩潰

「世界上的一切，永遠是在變的，原始共產社會，也終于變了樣。」爲什麼變了樣呢？一句話，是因爲生產貨物的本領大了起來的緣故。

「原來女人們發明了耕種之後，男人們也發明了養野獸的方法。」

「于是，工作也分得格外仔細了。從前的時候，是男人做男人的，女人做女人的，孩子做孩子的，現在呢，同是男人（女人小孩也一樣）却也分做工作，有的專門耕種，有的專門畜牧了。」

「同時，因爲用牛來幫助的關係，耕種一塊土地也用不到全體合做